

●(美)卢国邦

如梦亦如电:美国近代图书馆业如是观^{*}

摘 要 近代美国图书馆事业发轫于资源共享。全国依仗私人、政府、企业机关等的捐赠和资助,在不同的图书馆积累了亿万本图书与其他知识资源。通过优越的检索与传递系统,绝大部分的人民都能利用馆际互借,享用绝大部分的知识宝藏。资讯爆炸促进技术的发展,使资讯共享更为快捷方便而增加使用量。因此由于供求的循环冲击,并受到社会的公信,美国图书馆业将继续迈进。以后的专业高峰,不限于势在必行的“数字图书馆”,也应该是还没有受到充分注意而万分重要的“资讯启蒙”。在资源共享的范畴上,将趋向全球共享才可以满足个别图书馆的需求。参考文献 2。

关键词 图书馆业 资源共享 美国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资讯启蒙

分类号 G253

ABSTRACT Building with donations and funds from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modern American libraries started with and thrive on resource sharing. Hundred millions of books and other information media in thousands of librar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are available to most citizens to enjoy. As information explosion happe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dvance, resource sharing thrives. Stimulated both by supply and demand, buttressed with trust by the society, librarianship in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The next professional peaks to scale are not only the unavoidable “digital library” but also the rarely noted but tremendously important in the advance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area of resource sharing, only through global resource sharing can a library serve its users. 2 refs.

KEY WORDS Librarianship. Resource sharing. Libraries in USA.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literacy.

CLASS NUMBER G253

梦,是思想、思维、思潮的同义词。

电,是数字图书馆的原动力;是记录思想的最新代码。

图,是图形;是梦的代码、记录。

书,是文字;是梦的代码、记录。

图书,是书本;是记录的载体。

图书馆,是书本的载体。

图书馆业,是梦的事业。

19世纪末叶,美国掀开近代图书馆业的序幕。杜威创立了第一所图书馆学院。卡内基捐建数以千计的公共图书馆楼房。美国图书馆学渐成显学,传扬世界。20世纪中期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大幅上升,推动美国图书馆业更上层楼。大量增加藏书,1958年,西雅图公共图书馆领先进行书目自动化。继而马克(MARC)目录出现。美国图书馆业成就辉煌,可以说是独步世界,人莫与京。可是好景不长,世纪交替之际,图书馆业再不能跟电脑业和资讯学在技术上和理论上争一日之长短,导致图书馆专业学术地位下滑,在学术界的地位受到怀疑。连当年最显赫的几所图书馆学院,也相继被逼关门了。一些关心美国图书馆业的有心人

士,发出了夕阳虽好,已近黄昏的疑问。本文的基本目的是希望能对这疑问作一个有力的否定。

笔者自大学图书馆工读以还,从事图书馆业近50年,对图书馆业素抱乐观。不敢苟同“夕阳”观点。本文以梦与电形容图书馆,希望能强调图书馆事业是梦与电的事业,是个承先启后的文化事业。在这向电子时代转型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个充满潜能、挑战和梦想的事业。本文以较短的篇幅,列举笔者个人对专业乐观的理由。从美国近代图书馆业大力积累藏书(梦痕),追溯其成为世界同业圭臬的书目控制(寻梦),针对面临的挑战与困难(梦魇),以忖测未来发展的方向(圆梦)。个人的观点,有偏差,有不循正统的地方,保留起来,存千虑一得的奢望。

梦

用梦来代表人类的思维是因为“知识”、“资讯”和“数据”这些名词都不足以涵盖图书馆的内容。用“梦”来描述思维,因为梦是思潮。图书馆是思潮的回忆和记录。梦和知识、资讯和数据是统一的。这含义当然也有需要商榷的地方。不过,把图书馆的内容看成是人们思潮的记忆,并不

^{*} 本文是作者在结束为期一个月的湘粤港澳访问讲学返回美国后整理与国内同行交流和学术报告的记录文稿。2003年12月19日初稿,蒙吴文津先生不吝指正,仅此致谢。2004年春节再稿于美国圣地亚哥。

是笔者孤立的见解。美国国会图书馆网址上有一个叫 American Memory 的项目,“记忆”着美国的历史与文化。不失是把知识记录看成是社会的记忆。这名称在国际上也有良好的反响。别的国家图书馆,对这项目的名称与实践有所模仿。笔者对这名字的内涵有高度的认同。其实,把 American Memory 这项目命名为 American Dreams,对其资讯的内容和格式,甚至对 American Memory 这项目的本意,可能是更为贴切的描写!

图书馆之使命

笔者认为图书馆使命之一是资源共享。这不是所有美国同业都一致认同的。有人觉得图书馆是个教育、政治、传播或者是营利的机构。笔者本人,有一段很长的时期,也认为图书馆的首要使命是肩负文化上承先启后的天职。还是最近,经过一段摇摆的思维,我才接受了资源共享是近代美国图书馆越来越重要的使命这个理念。

资源共享不是图书馆的唯一任务。不同的图书馆可以有不同的教育、政治、传播、营利等等任务。但是这些任务不是每一个图书馆都一致的。在今天的美国,唯一共通而且重要的图书馆性质是资源的共享。

假如一本书只是被用一次,那就没有藏书的必要。假如一本书只供一个人重复使用,那就只需要一个私人的书斋。斋主独享其成,没有把藏书让别人使用的必要。美国近代图书馆的起因是书本的珍稀。共享可以达到最大的集体经济效益。图书馆通过共享的方式,大规模地、跨过时间与空间,可以用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在多个读者的脑海中,鼓起类似作者脑海中的思潮,是社会上一个独特的机构,具有比学校、书店和传媒更强大的跨越时空的传播能力。

资源共享这个名词在 1980 前后在美国开始流行。到目前为止,图书馆说资源共享还是针对馆际互借。每个图书馆积累了大量的图书,各自成为一个知识仓库。联合起来,质量倍增,自然而然地社会上执行承先启后的功能。在传播知识这方面,知识仓库与资源共享是相辅相成的。

资源共享也是图书馆工作的南针。例如,美国图书馆协会极力维护与促进思想自由,就是因为要传播知识,图书馆必须维护思想自由。至于美国图书馆建立了很多大规模的馆际合作项目,目的也就是为了资源共享。

归根结底,资源共享是近代美国图书馆工作的南针,是图书馆业的精萃与使命,是一个文化的必需。图书馆可以改名,但不可能换性。

梦海茫茫

人要忆梦,梦得留痕。

要把梦记忆到大脑之外,就得要靠人为的代码与媒体。语文图像都是思维的代码。一个人要有相当的训练去学好解码,才能了解作者的原意,在读者脑海里重新鼓起类似作者原来的思潮。在留声机之前,语言是短暂的,不能耐久,不能做长远的记录。有史以来,语、文是最基本的代码。要能留名青史,得把名字留在竹片上,写到书上。图形作为记录思潮代码的历史也很长。因此,“图书馆”这个名词,我以为依归于河图洛书的典故比看作是“library”的意译更有韵味。

二战以后,世界到处发生资讯爆炸,书本剧增。近几十年电子与他种媒体越来越多,纸本书出版依然有增无减。中国也不例外,虽然经过一段比较沉滞的时期,近 20 年已跃升为世界纸本书出版巨头。自从纸的发明以后的两千年,只要有纸的地方,纸就是记忆梦的主要载体。到了今天,纸本还是很流行。

记得 1959 年笔者初入堪萨斯大学图书馆采购部工作,当时的馆方指示是绝不收藏缩微胶卷。堪馆是当年美国一家很先进的中型研究图书馆。是法明顿计划(见后)(Farmington Plan)和美中西部联合图书馆中心(见后)等划时代方案成员馆之一。以这样先进的图书馆,在 1959 年还不接受非书媒体,可见纸型图书,经过千百年的历史,还是最受读者欢迎的载体。纸本不会被废。1959 年如是,现在如是,可见的将来,也很可能如是。

纸本书籍虽然依旧是热门,已经不再独领风骚了。梦痕处处。今天的梦海,记录载体继续转型,图书馆接受非书媒体已成气候。以后接受的非书媒体,也将随媒体种类、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要承认的是,动画片、唱片、电脑等都是电的产品。连我们入手一张的报纸,也是电的产品。今天书店里的每一本新书,报摊上每一张报纸,街上的海报传单,都是经过电子排版产生的。今天的资讯,茫茫梦海,不论形式,绝大部分都是源于电脑的“电子族”。这是电的时代。知识载体的产生比铅字排版时代简便,数量激烈增加已成定局。

社会越是需要资讯,资讯与载体数量更日益增加,社会就更需要用图书馆来处理继续猛增的资讯。资讯供求增加是我对图书馆业乐观的理由之一。

资源共享

有史以来,资讯价位一向高昂。要博览群书,往往是僧侣、贵族与富豪们的特权,不是普罗大众可以容易做到的。19 世纪末叶,美国书本知识开始大众化,以前王谢堂前的图书,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图书馆业崛起,一部分功劳归于钢铁大王卡内基。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是个图书馆建设大手笔的先行者。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替的 30 年间,卡内基捐赠了巨款与世界各英语地区,特别是美国境内,兴建了 2800 多栋公共图书馆的楼房。

卡内基不是无条件捐赠楼房的,他要求接受捐赠受惠的社区,一定要承诺长久维护馆舍,并必须要当地居民答应每年赋税充当图书馆运作经费。卡内基捐赠馆舍立下条件,无疑是个英明的手段。他以空前宏大的投资,引发了别人不断投入了难以数计的更巨额投资,做成了美国公共图书馆业的洪流。在 1876 到 1923 年这段时期,美国公共图书馆从 188 家增加到 3873 家^[1]。卡内基的捐赠与受到他影响的其他捐赠是最大的原因。

卡内基的出发点,应该是奠定一个大众化的图书馆架构。大家分担责任,用自愿贡献与硬性规定赋税。建好图书馆,共享其成。卡内基当时看到和想到的可能只是限于社区中共享一个图书馆。所以他赞助公共图书馆。他不一定也曾想到覆盖更大广袤的馆际合作。到 40 年代,馆际合作的理念才开始发挥。

在 1942 年,一班大学图书馆馆长在康州的法明顿市

(Farmington, Connecticut)开会。会中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理想。希望能把世界上所有学术新刊物都收揽一本到美国,根据专题,由适当参与的图书馆购买收藏。这理想开始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到施行。那就是著名的法明顿计划。可是这计划的创始人低估了战后出版物的迅速增长与藏书责任分担的困难度。出版物数量剧增,超过了很多参与的会员图书馆的财力物力,分配收藏专题责任也引起相当的混乱。在力不从心的压力下,很多图书馆慢慢地淡出。1972年法明顿计划休止。为美国收集全世界学术资讯的责任,就落在联邦政府的肩上了。

在法明顿计划同时,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向一些落后国家大量输出美国的农产品。所得的当地款项,不能兑换成美元,只能用于当地。美国遂把款项,根据“公共法 480”(PL480)从1962年开始,责成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有关各国设立办事处,大量购买图书连同编目卡片免费送回美国约20家图书馆典藏使用。在1970年代美国遇上经济困境,PL480图书选购停止。

美国没有能力在每个地区买20来本书,退而求其次,只好少买一些。1966年,美国又在很多国家建立“国家采编项目”(National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Program 简称NPAC),不限于第三国家。也包括一些西欧国家和日本在这项目之中。不过后来也因为经费不足而停止了。继PL480和NPAC而起的是国会图书馆在一些出版事业比较落后地区的采编中心(<http://lcweb.loc.gov/acq/ovop>),目前还有6个海外办事处(Oversea Offices),分布在南亚洲、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从当地采购图书后进行编目再送回美国国会图书馆。以被国人借用。有105个美国图书馆分别与一个或几个办事处合作,委托不同的海外办事处从60多个国家采编,缩微,装订图书。PL480、NPAC和海外办事处是国家级由联邦政府主办的资源共享项目。最终的目的是为全国建立共享的资源的架构。

规模稍为比较小的共享机构是坐落在芝加哥的研究图书馆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 <http://www.crl.uchicago.edu/>)。该中心的前名为“中西部馆际中心”(Midwest Interlibrary Center)。现在由近一百家分散在美国各地的研究图书馆联合组成,储藏有学术价值而又不常用的特藏,诸如欧美各大学的博士论文的缩微胶卷。成员图书馆可以借用藏书。非会员馆也可以有限度地付费使用。

比研究图书馆中心再低一层是多个州或地区藏书中心。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ttp://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welcome1.html>)有10个校区(campus或称分校),在南北加州分别建立两个联合书库。供系统内10家大学把使用率不高的东西存一本到藏书库。全系统的教职工和学生可以上网线上借用。一般需要两天到一周的时间就可以把书邮寄到借阅人指定的图书馆。用传真或网络输送,速度更快,使用方便。各校的复本可酌量淘汰。

这些不同层次的联合书库,构成多个馆际合作网络,向美国的学者提供极大的方便。只要一个学者有科研的需要,他可以通过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或是高校、科研的图书馆向全美国任何不同的图书馆借用。根据借阅人和借阅馆的身份,使用馆际互借可能免费,或是付比购书费低的借用

费。例如,非会员馆向研究图书馆中心借用刊物,收复印费每次75美元。书本与其他媒体借用费是110美元。

谈到费用,我们应该指出,图书馆资源共享目的是谋求集体经济效益(collective benefits)。希望以最低的、合理的并可以负担的成本达到最大的集体效益。图书馆或联合书库可以向读者收年费或按件收费,都以收回成本为准。有时候,某些创意良好的资源共享计划,因为成本昂贵,超过一些美国图书馆财力所能负担,最后无疾而终。法明顿计划是一个例子。美国资源共享不是一种免费的社会福利。达到了今天空前的成功,有赖享用的人负起维护的责任。从这个观点来说,研究图书馆中心收100美元左右的非会员借用费,应该说是合理的。

这里牵扯到智慧产权的问题。表面上看,智慧产权和资源共享好像是互相矛盾的。看深一层,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是智慧产品的来源。图书馆是智慧产品的消费者。两者在适当的配合下,是相得益彰的。美国的大学与科研机构,在图书馆与版权人间已达到高度的共识,在“公平使用”原则下,学者可以复制知慧产品从事科研。版权人集团在公共图书馆与复印商间争议较大。笔者法律知识浅薄,未能充分了解目前版权人与复印商间的争议细节。然而,我有信心,在鼓励智慧产品的创作与促进其使用与流行的大前提下,智慧产权法将逐步改进,达到一个多边共利的平衡。

美国研究图书馆资源共享以后发展的方向应会是比现在更广大和国际化。当年独揽世界所有学术书刊的雄心,从经济与技术的观点都难于实现。世界其他各国的图书馆也不可能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只有通过全球性互助互利的资源共享,世界上的学者才能广泛地获得全球各地的资讯。只要世界和平安定,跨国界、跨文化区的资源共享应该是必然的。

资源共享的实践,使得图书馆服务不断向多、好、省的境界提高。这是我乐观的理由之二。

扉页机器

资源共享在多、好、省以外,还要快。决定快的因素有二:找书的速度和运输的速度。找书可是图书馆的专长。在20世纪,图书馆界大部分的人力和物力,都花在找书上。茫茫梦海,梦在何处。书目控制就是20世纪卓越的寻梦工具。

美国图书馆学对世界,包括对中国、日本与韩国,有很深远的影响。20世纪在东亚地区成立的图书馆专业学校,包括日本的庆应、韩国的梨花、中国的北京和武汉等大学的图书馆院系,都跟美国图书馆业教育有莫大的渊源。然而,资源共享这一理念,直到今天,没有在东亚图书馆界生根。能得到东亚图书馆界几乎全盘接受的,是书目控制的技术与标准。

一百多年来,美国的书目控制能独步天下,主要是得力于两台机器、一张卡片和一套罗马-阿拉伯数字符。第一台机器是19世纪末叶发明的打字机。一台小小的桌上机器,能快捷地打印出美观的卡片。改进了手写记录的迟钝。第二台机器是20世纪中期发明的电脑。电脑把检索带到了电快的佳境。第三个元素是卡片。3寸乘5寸的面积虽然限制了书目的有限内容与生硬的格式,但是成本低廉,效率偏高。直到马克目录登场,卡片才销声匿迹。马克目录并

没有突破内容与格式的限制,还是继承了卡片的基本设计。但能配上计算机,检索快捷。第四个元素是罗马-数目字符。因为打字机与早期电脑字符集都受到英美式键盘的限制,缺点是只能使用罗马-数目字符作为排检、排架的代码,优点是易学易用。这四样工具都受到全世界的普遍接受。在非英美语、文地区,包括中国,不但对图书馆业,甚至对当地的语言文化也产生了各有不同的影响。

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从杜威十进分类法开始,以致卡片、编目法、索书号、主题词表、开架藏书、参见档等美国产品,世界图书馆业若不是整套进口,也会忠实模仿。接受美国,尤其是国会图书馆,为世界图书馆业的龙头老大。

打字机和卡片把美国图书馆带进20世纪。编目员把扉页上的资讯录到卡片上。加上索引配套,把卡片根据非常细致的规则,排列到抽屉中,每张卡片各就各位,井井有条,组成一条冗长的检索线条。读者只要学好排卡的规则,检索就可以准确。在当年卡片时代,图书馆每个部门,采购部也好,编目部也好,都有一套书目卡片。日常操作,从采购、编目、参考,到流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得围绕在不同部门的书目卡片柜旁边操作。

1970年代,检索由卡片柜转型到电脑化,有了电脑以后,图书馆建立书目档,就不用维护多套卡片。只要维护一套机读目录。图书馆内外的职工和读者都可以共同使用一套目录,全图书馆的书目一致。维护书目档的工作量减低了十之七八,检索速度加快了千万倍。工作效率提高了。无怪在国会图书馆发明的马库目录面世以后,很快就风行全球,连在当时反美情绪高涨的中国,刘国钧也力排众议,提倡采用。美国的书目网络和集成图书系统,也就成为全球时尚。

风靡世界的书目控制是美国图书馆的骨干工具,用处很大,可惜检索范围不大,只能检索扉页上的信息。编目员从扉页上抄下数据为主要检索内容。要找书,先得找到扉页。图书馆花上大部分的预算去编目、排卡和排架,就是要构成一个“扉页机器”去找扉页。没有扉页的东西,比如是唱片、照片、图像等资讯载体,都得上类似扉页的数据才能编目处理。图书馆除了用扉页或是类似扉页的数据,是没有任何更好别的办法使用卡片或机读目录去寻找馆藏的。

除了扉页的限制,美国书目系统也受字符种类与数量的限制。只能检索打字机键盘上有的字符。美国的打字机和早期的电脑只能处理罗马字符、阿拉伯数字与几十个其他符号。不能处理东亚字符,甚至不能处理很多欧洲语系的字符。但是由于键盘字符数目有限,次序分明,简单明了,易学易打,用作卡片排检、书本排架的工具,比用任何其他字符集都优越。用于英语,固然行之有素,遇上别的语种,也不妨削足适履。冒上失真的大不韪,把其他字符音译后,用罗马字符做音符,代替了原文后打印排检,美国如此,中国如此,很多其他国家也如此。罗马字符在图书馆各种操作中广泛使用多年后,在书目记录中,成为所有非英文字符的替身。得到大部分读者与图书馆员工的接受与认同。甚至得到一部分人的热爱。

爱恨与否,把字符拼音化会引起失真效果的。一部分原文的含义,会跟随原文的消失而消失。幸而,电脑内存(RAM)量增加以后,处理多种文字已经不是个严重的问题。

20世纪末期,有过不少改进扉页功能的尝试与实施。比较出色的有国际图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ies and Institutions, IFLA)带领从1961年开始到1997年定案的长期研究“书目记录实用标准”(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FRBR <http://www.ifla.org/VII/s13/frbr/frbr.pdf>)。还有经过数年酝酿,在2003年成立的德美合作项目:虚拟国际权威档(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VIAF <http://www.loc.gov/library/libarch-news-viaf.html>)。这些项目多有创见。前者从作者创意、写作,到出版而成“件”的过程有详尽的分析。后者把权威档带进多文种的国际范畴。由于参与这两项国际工作的队伍中有美国图书馆界要员,将来在美国图书馆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两者都没有跳出扉页的框框。

现在已经崭露头角的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http://www.w3.org/TR/REC-xml>)是一个已经得到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网络的语言,其基本字符集是Unicode,容易处理多文种。其标签格式灵活,可以索引扉页、书本内容与非书载体讯息,类似书目格式而又能在万维网上使用,获得图书馆界的好评,是能超出扉页框架的好工具(<http://www.ucc.ie:8080/cocoon/xmlfaq#import>),已经被使用到好些美国的图书馆项目上。因特网与搜索引擎的出现把扉页框框打破了,搜索引擎不限于扉页。不限于罗马字符。可以在多种文字中作全文检索,格式自由,能处理音像,运算数据,能处理图像以及其他没有扉页的资讯。搜索引擎技术在图书馆传统的扉页系统以外迅速发展。是图书馆界的福音还是威胁?那要看图书馆业者自己的定位。我个人觉得图书馆不是一个软件生产者,软件工业发达并不威胁图书馆,相反,对图书馆业是肯定有利的。声、像、多语种在资讯系统现身,资讯内容日加丰富。采用高科技产品作检索是无可避免的,图书馆已经开始接受这些在图书馆传统系统以外开发的检索系统。既然可以检索扉页以外的资讯做全文检索,检索技术除了字符,还有字码、字音、字义、字形等检索。目前的一些网上搜索引擎,像Google,已经可以在中文的检索条上作繁简互换,同义词通检。一些在中国开发的专用检索系统,像《四库全书》,有更多的中文功能。另外现在在美国正在加紧开发的一些商用技术,可以检索指纹和面孔。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检索声像。都是图书馆业的佳音。

我们只要不把计算程序看成是图书馆业的专有技能,不跟电脑专业在技术上竞争,而在检索理念上寻求合作,前景是美好的。其实,图书馆界也不容易去与搜索引擎公司直接在技术上竞争。举例来说,Yahoo在2003年以20亿美元买下Overture Services和Intomi公司来加强本公司的阵容,准备与Google对抗^[2]。Yahoo是美国一家占有全美国四分之一搜索引擎市场的老二。这样的大手笔,只是公司一部分的投资,却相当于一所中上型大学图书馆年度预算的100倍,要多所图书馆联手筹措这样大的资金也绝不容易。借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美国搜索引擎发展规模巨大的一斑。

不跟私营搜索引擎企业竞争,资金短缺不是主要原因。原因是近代美国图书馆的重要使命是资源共享,检索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搜索引擎是一种可以购买或是租用与定制的工具。商业搜索引擎技术的进步,他们同业间彼此的竞

争,产品应该比图书馆自制引擎品质更好,成本更低,是图书馆业另一佳音。

检索技术超出扉页,越来越易学易用。这是我对图书馆业乐观理由之三。

公信事业

美国图书馆找书能找得快,也找得“真”。

美国政府没有专职查禁言论的部门,国家宪法明文保护言论自由。一旦人们受到资讯言论伤害时,受害人可以依法起诉,要求赔偿。地方检察官也可以社会受到伤害为理由,要求把有关书刊从图书馆抽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政坛屡易,经济此起彼伏,战争连绵,宗教道德观点时有变化。社会人士对图书馆选书影响压力经常存在。卫道之士常会以道德、政治、宗教为由,向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施加法律或其他压力,左右图书馆的藏书。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图书馆员都会,也有力量可以站稳选书立场。依理依法为作者的言论自由辩护。遇到僵持不下时,可以与控方对簿法庭,依法定夺。例如,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反共反华政客大有其人。他们多方设法,想从书库中消除红色刊物,但是没有成功。今天在美国图书馆中,存有公开流通的当年中国的刊物很多,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鸣大放、批林批孔等等内容的,琳琅满目,不受检禁,比好些中国的图书馆还丰富。为作者存真,是美国图书馆业守则之一。

美国图书馆业另一个守则是要替读者保密。这一守则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读者使用图书馆正如使用个人思维。是否要向别人公开是私人的决定。读者对图书馆透露的个人信息,图书馆必须依法守密。举一个例子,图书馆的流通记录是要保密的。就是政府的保安人员,也得要以充分理由,在获得法官个别批准后,才能有限的查阅个人使用图书馆的记录。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人可以把个人档案赠送于图书馆,要求图书馆保密若干年后才予以公开。图书馆可以依法将这些赠品保密直到捐赠人指定的时间才开封。所以,图书馆是个信托单位。受到社会人士的信赖。在一个知识就是力量、就是财富的社会,信托是绝对重要的职业行为。美国图书馆守则就有这种保证。法律有这种保障。

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受到政治、道德、宗教干预的次数不算太多。对高教科研图书馆发难的事情更是绝无仅有。原因之一是美国图书馆员对维护言论自由、尊重私我的立场是认真和坚定的,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设有一个捍卫思想自由的办事处(Office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 <http://www.ala.org/ala/oif/quickeasyguide.htm>)协助业者与有志者促进思想自由流通。一旦有关诉讼在任何地区发生,受到该办事处与其他民权机构的注意,会成为全国新闻,导致广大群众对图书馆的支援。卫道者,甚至总统内阁都不会轻易向图书馆兴讼。图书馆因此能建立公信,能为作者存真,为读者守密,受到社会人士信赖。图书馆从业员的经济收入只是中等,但是由于专业操守的坚定,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就受到尊敬。

有稳定和受人信赖的社会地位。这是我对图书馆业乐

观理由之四。

无梦

图书馆业也有梦魇与挑战。经费被削,技术过时,人员流失,地位下滑,馆际猜疑,人际嫉妒等等问题经常困扰图书馆,拖延业务进展。不过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不限于图书馆。是社会上的一般的问题。在这里暂不多说。

对图书馆有特大压力的是无梦:不做梦、不说梦。只要没有人做梦或是说梦,也就没有人听梦。无梦是懵。社会要前进,不能懵。图书馆要有前途,也不能懵。必须要有人做梦,要有人说梦。最后,还得要有人听梦。

在一个只有图与书的图书馆,懵只限于文盲。文盲不识字,是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同时,也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就是一个文盲总会讲和听一种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扫盲就是要训练一个能听能讲的人达到能读和能写的某一个水平。这训练的时间,一般都需要好几年。扫盲需要时间与人力。

21世纪的电脑,可以缩短扫盲需要的时间。试想,一个能听和讲现代普通话的文盲,假如能用一台电脑把汉文翻成普通话,这人就能“读”到汉文。能把普通话念进电脑,机器就可以把话翻成汉文。这个本来是文盲的人就能“写”汉文。既能讲能写,那人就不再是文盲了!

这样语文对译的技术,目前已具雏形。市面上可以买到袖珍型的各种语、文辞典。一台能流利听、写、读、讲各种不同语文的掌上电脑,应该为期不远。届时,人们再不用费多年的时间去磨练,就能达到能写能读的初步水平。这样利用机器做蛙跳式解决知识困难不是天方夜谭,数学界已有先例。据说,当年欧洲学者要学数学的乘和除得进大学。要修最好的数学课程还要进意大利的大学。现在,一个手持计算器的小学生也能做四则运算,甚至更复杂的运算了。

电脑不光是能通一种语文,还能懂多种语文。未来的电脑可以翻译多种文字。目前市面上的掌上翻译器已经可以翻译单字单词和简单的句子。在网上也可以看到推销多语种翻译的软件包。能翻译大篇文章的高效能的电脑应该可以在未来几年内出现。一个现在是汉文文盲的人,到时也就能“看”英文的报纸,能“读”文言文本的《论语》。两个讲不同中国方言的人,也可靠机器而得到互通了。

我们谈文盲,别忘了还有“图盲”和“声盲”的人。图书馆现在藏有声像媒体。人们看到一张照片,没有文字帮助,不晓得是“毛泽东”,那是图盲。听到一段音乐,没有人来介绍,不晓得是“平湖秋月”,那是声盲。要克服图盲和声盲,电脑将来可以帮忙。图书馆也可以帮忙。把一张照片扫描一下,机器可以告诉您那是某某人。把一节音乐灌到电脑里,机器可以播放整个乐章。在“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与私人企业,对辨认口音、辨认面孔技术的研发已经加紧步伐。机场安检系统已经可以辨认面孔,家电公司已经推销用指纹开关的门锁。辨识口音的技术已在一些国家机关中使用。这些声像技术引进到图书馆以后,会把图书馆的资讯内容大大改观。做梦,寻梦,说梦也就有声有色了。

“盲”是可以“明”的,正如近视可以用眼镜矫正,不是无可救药的残障,机器可以加强和调节人的感觉功能,弥

补感官的不足。一旦机器可以加强人类的感知功能,古往今来很多为人们所向往的神迹,好比千里眼,顺风耳,过目不忘的等等能耐,都已经在图书馆中一一实现和继续加强。有限的观感能力加强千万倍后,跨时间、跨空间的资源共享与重享变得容易,并不再被囿限于只能阅读手头的书本了。

机器可以明槽。是我乐观理由之五。

梦 魔

最可怕的梦魔是无梦。没有梦,业者高枕无忧,图书馆可能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那时候,文化可能已经灭亡,没有传灯的必要。正如一些消失得了无踪影的文化,没有人会晓得这些春梦无痕的文化也曾存在。

只要有梦,哪怕是像中美洲玛雅人留下来的残垣,残梦,或是万世浩劫的噩梦,也会引起人们无限遐思和慎重的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延续,要靠梦;文化的延续,也是要靠梦。哪怕是恶梦、残梦。

图书馆业前途是否乐观,主要决定于业者有没有梦,社会人士有没有梦,哪怕是恶梦、好梦参差。智者多梦。是我乐观理由之六。

正 名

目前要谈图书馆业,不能不提数字图书馆。自从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用打孔机编印目录,美国业者进入使用电脑操作的时代,一直没有好好的为这新的事业定名。有人称所用的馆舍为“资讯中心”、“媒体中心”、“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等,不一而足。主要是强调图书馆藏的载体已经不限于图书,或是指出工作的地方已经不受限于一栋大楼之内。用意良好。可惜的是,上面提到的几个名词,充其量只能代表图书馆的一种,并不涵盖所有的图书馆,更没有标明着行业的工作。要改名的话,就不应该用“图书馆”这个把工作的地方做专业的代名词。这名字指出业者工作的地方,并没有标明业者干的是什么工作。是个不恰当的名称。多年来,业者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受到广大同业者认同的好建议。图书馆业要改名,现在还没有具备最基本更名的条件:一个适当的新名字。在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新名字之前,倒不如把旧名字留下来好一点。

不管名字是什么,这行业是个跨时代、跨空间的传薪事业,促成知识资源可以共享的事业,是梦的事业。

圆 梦

探讨图书馆业的前途,首先得为图书馆业工作定位。我建议:在可见的将来,美国图书馆业的前景是个资源共享的事业。

展望 21 世纪,共享还是有必要并且会继续壮大。虽然一般美国的“中产阶级”不靠社区的公共图书馆,也可以获得很多资讯。有多到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电影,听不完的音乐,滑不完的因特网浪。就是经过一段很长时间足不出户,不进图书馆,在家里还可以得到大量资讯。但是精炼的思维还是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创作,维护与传

播。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的成本依然是高,成果的价格一定偏高。纵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或是名教授,也不可能单靠个人的经济力量大量使用。图书馆(不论挂上什么称号)能实践资源共享,能集合有限度资源来对付无限的资讯爆炸,是一个继续进步的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织。

图书馆不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实践共享知识的机构。博物馆、学校、报纸、电台等,都是有相当历史和成就的共享机构。最近又有强而有力的网站、数据库等新技术。在这些机关单位中间,图书馆能扮演一个独特而卓越的角色,是个决定图书馆命运的因素。

一个图书馆不但是可以与其他图书馆共享资源,甚至可以共享其他共享机构的服务。比如,在图书馆内可以共享昨天的报纸,也可以共享已经从网上消失掉的网讯、学校去年的教材、碑林的复制品等。所以,其他机构的共享功能,也因为有了图书馆而得到更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内容比博物馆丰富,跨越时空的能耐比传媒高,终身教育的功能比学校强。

大部分怀疑图书馆生存力的人,是以为电脑技术可以检索快、储藏多、资讯科学可以分析理论,两者并合,足以取代图书馆。其实,电脑技术,资讯科学,虽然是当务之急、时尚热点,也只不过是达成资源共享的新工具、新方法而已,可以帮助图书馆完成任务,并不具图书馆业那样一个重大恒久的社会使命。瞻前顾后,资源共享是现代美国图书馆不二法门。社会有这种需要。图书馆只要愿意承担资源共享的使命,将永远有其社会价值。

笔者对图书馆业前途乐观理由很多,上面业经略抒梗概:

专业的工具继续改进增加。理由一。

图书馆服务不断向多、好、省的境界提高。理由二。

检索快捷,日加友善。理由三。

业者有稳定和受人信赖的社会地位。理由四。

机器可以明槽。理由五。

智者多梦。理由六。

图书馆的功能是社会的必需,有悠久不衰的使命。图书馆的运作受到社会的信任。图书馆业不是夕阳事业,是生机勃勃的朝阳事业。

参考文献

- 1 “Carnegie, Andrew,” Microsoft®Encarta®Online Encyclopedia 2003.
<http://encarta.msn.com> © 1997-2003 Microsoft Corporation.
- 2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6, 2004. p. B2

卢国邦(Karl Lo) 祖籍广东省中山市。历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国际部主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国际部主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代部长、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资深书目员等职。曾担当美国东亚图书馆协会主席、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顾问、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联盟执行长及两岸三地多所高校图书馆顾问。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荣誉馆员。是世界著名的东亚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专家。

(来稿时间:2004-02-03)